

張大千傳（六一）——世事無常

王家誠

使晚年大千操心、勞神多於安慰的「探親潮」，並非從建初、心瑞到美國開始。

最早；也是唯一從四川經香港獲得特准到台灣的，是善子次女心德，一名嘉德。

嘉德攜帶一個女兒到港，卻無法同時來台。大千托香港友人代為照顧，送到調景嶺由大陸救災總會辦的中學就讀。謝家孝在《張大千傳》中，僅透露嘉德在摩耶精舍住了兩年多。嘉德所撰〈在爸爸（稱大千）身邊〉文中，表示六九年重陽，她陪大千去離家車程不遠處觀賞瀑布、參與了七十年七七的〈廬山圖〉開筆大典；也沒有確切說出來去的時間。只知離台後，由大千出資到港偕同女兒前往美國定居，此後生活費用，即由大千負擔。

六十九年夏心智到港探親，應屬探親潮中「隔空探親」的開始，再次，才是建初夫婦赴美。

此際，不知張家那一位提出：

何不就在老太爺過壽這天，在環碧庵慶賀；請大千赴美接受大陸子女及孫輩拜壽，也算一家團圓。不過這

一提議可惹惱了病中的大千：

「有孝心的兒孫，只有你們來給老太爺拜壽的，如今怪了，反過來要我這老頭子遠渡重洋來湊合你們！這真是那門子規矩？」（註二）

大千的一頓責怪，心瑞、建初只能以越洋電話請安、拜壽，述說思念之情。大千告訴女兒和女婿：

「願意在自由世界住下來最好，等過了若干時期，取得美國的居留權了，自然也就可以申請台灣的入境簽證，那時候順理成章就可以來台看爸爸！」（全註二）

二人帶來的青城山照片，大千居住青城山時期所書碑文拓片及一些土產，請保羅專程送到台北。

大千讓保羅帶回給心瑞夫婦的，有十年前作〈黃山容城浮北峰〉圖——給建初，新作〈紅葉小鳥〉——給心瑞。及以大字書寫的「青城山上清宮」、「上清宮」；留給上清宮刻製牌、匾用的。「內江市志」，是給故鄉市志的題詞。

心瑞夫婦在美國停留將及一年之久，七十一年四月，才到青城山投遞了大千所書牌、匾大字。

善子長女心素七十年十二月赴美，攜子先到白宮參觀二次大戰時，善子訪美，贈送美國總統的〈怒吼吧，中國！〉——畫著象徵中國十八省齊心抗日的十八隻獅子。然後前往環碧庵探親，於七十一年閏四月返回大陸。大千語重心長地題〈陶潛覓菊圖〉：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而今九月至，自覺酒須賒。」

壬戌閏四月，拈少陵語寫此與心素三姪，還蜀示諸親友知。使友知予老病，頹廢不堪。時念三叔、四叔年近百歲，無由相見，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世世為兄弟，徒成虛妄矣。」

次晨又題：

「晨起為汝檢點行李，發現題字錯欲（又）零亂，心素心素，汝當知為叔心情如何，八叔爰。摩耶精舍，時年八十有四，悵汝亦六十八矣！」（註二）

大千心緒，的確零亂，「八十三」寫成「八十四」歲；畫上寫錯歲數，近年已屢見不鮮；他自己也會在題識中更正過。

七十一年三月下旬，次女心慶到了環碧庵。心慶是元配曾慶蓉的獨女，大千自覺雖然奉母命結婚，談不上有甚麼夫妻感情，但慶蓉勤儉持家，照顧凝素的子女，

最後又在孤獨貧苦中離開人世，心理上頗感歉疚。偕雯波離開大陸之後，雯波長子心健，即由心慶扶育長大成人。而與丈夫分離多年的心慶，只能帶著女兒過孤獨的生活。基於這些原因，大千主動出資，鼓勵心慶母女前往美國旅遊，並請雯波前往看視。心慶住約兩月左右即行返川，不過她所透露的多年前心健自殺噩耗，卻給雯波和大千帶來無比的震撼。

大千在贈別心慶的畫上題：

「坐憐幽意滿閒庭，長見春畦過雨青，記得坡前舊風味，雪堂中夜酒初醒。」

辛酉寫於摩耶精舍。」後面又題：

「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當守之勿失，知父愛汝之深也。」——春畦圖（註三）

從為心素題畫中引杜甫的「而今九月至，自覺酒須賒」，其後的「還蜀示諸親友知，使友知予老病，頹廢不堪」，都可隱約見出，對於一波波越洋探親之舉，大千和雯波操心勞神之外，經濟上也大感困頓。

嘉德仍在摩耶精舍的七十年初，郎靜山也發生同樣的困窘。留在大陸和靜山一別數十年的女兒毓秀，前往美國，靜山有意赴美和女兒會晤，卻籌不出路費。大千自動以三天工夫繪畫青綠山水中堂，托人賣了一萬元美金，以欣慰的心情促成了靜山父女團聚。

大千七十年四月住院，病癒出院時已是夏天六月。

農曆六月六日，恰是陽曆七月七日，軍事委員長蔣中正正在廬山宣佈全面抗戰的紀念日，他構想中的〈廬山圖〉，於這天開筆。

大千原想此一破記錄巨作開筆時，開放記者全程錄影，但之前報上卻冒出千萬元筆潤的傳言，甚至紛紛議論該不該課所得稅的問題，使他頗感困擾。因此也就不便張揚，僅請幾位好友到場參觀而已。

張群在長媳陪侍下來，張學良夫婦、王新衡夫婦之外，還有新衡之子、媳和從香港來的沈葦窗。摩耶精舍中的家眷，自然齊來侍候。管大千叫「爸爸」的姪女嘉德，描寫開筆時的忙亂情形：

「爸爸畫室中特製的大長畫桌上，已鋪上定製的長三丈六尺，寬丈餘的白絹；爸爸兩側由八孀和我分別拿好大筆，端著一碗墨汁，還有水碗和紙巾。護士小姐站在老人家的背後。只見爸爸在談笑聲中從容端起水碗把水潑在絹上，用大筆掃開，然後將濃墨向潤溼的絹幅上緩緩潑出，再以大帝筆破墨勾畫。只見墨汁隨老人之手漸漸化開散去，形成各種不同的山水輪廓。」（註四）

大千不但紙巾、水、墨並用，而且要來回走動塗抹，雯波和嘉德推著畫具小車跟著走動，隨時遞上天千

需要的用品。直忙碌了兩個多小時，才停歇下來。

事後，有時白天，有時晚上，在家人、護士照看下，把他抬到大畫桌上，趴著揮灑，累了或稍有不適，護士馬上拿出特效含片，放進大千口中，防止心臟病發。保羅憂心忡忡地告訴家孝：

「站在家屬晚輩的立場，確實是看在眼裡痛在心底！家人們常常提心吊膽的怕老人家累壞了、摔傷了，也不敢阻攔。」（註五）

大畫之外，他也要畫些一般的畫幅，為親友賀節祝壽、賀婚嫁，托人帶給大陸的家人、朋友和門生。他還要不時畫些可以賣錢的應世之作。黃天才估計他平日的開支：

「在摩耶精舍的這幾年，每月向他領取薪資的『聘雇人員』達十一、二人之多（含有祕書一人、特別護士三人，另加司機、廚師、園丁等），他全家人的生活費用及代他總管精舍內雜務的門生、故舊等的酬勞費用等，尚不在內。為了維持開支，他祇得多產畫作。」（註六）

可能尚有天才所未列出的，比這更龐大的開支，如轉給四川子女的生活費、姪、女輩赴美探親的一切開銷。僅他充實花園的花費，就難以估算，如兩次派保羅前往日本大量採購「當年」就可開花的名貴花卉；據保羅估計，連運費起碼在五萬美金之譜，均由李海天支

付。前述黃天才代購的畫絹也由李海天支付。這兩大筆款項不算〈廬山圖〉筆潤的一部份，大千和李海天都未確定，他們尚未論及筆潤。

再如，在他生命最後一段時期，黃君璧來訪，他告訴君璧：

「上週曾以五十萬元新台幣（約合美金一萬兩千五百元）購得兩盆杜鵑花，貴則貴矣，但該花姿態甚是難得！」（註七）

在一面繪製大畫，一面畫小畫補救不斷失血的經濟，加以友人壽誕及各種婚、喪、邀宴、展覽揭幕之類的應酬，眼見他勞累過度，家人不敢出言勸阻，只好由他敬畏的張群出面諍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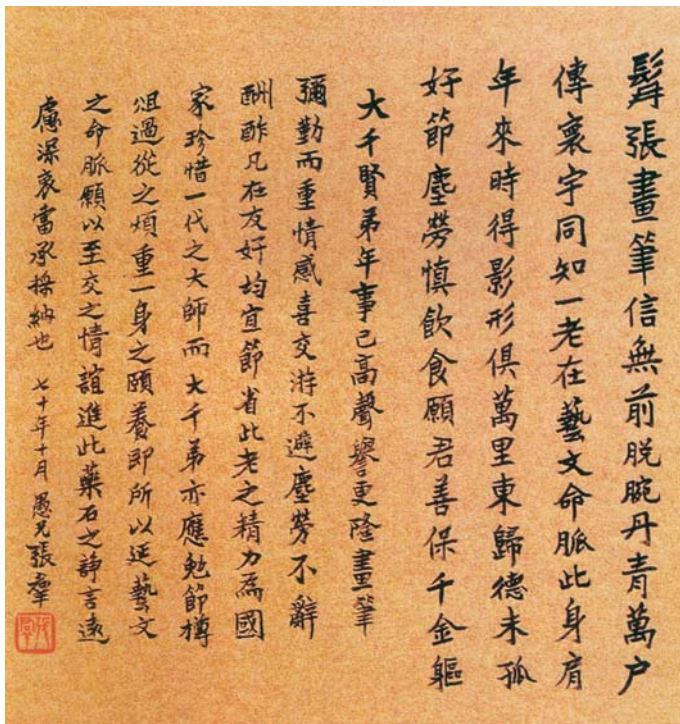
「大千，你的生活習慣和嗜好，需要注意調整，因為我注重休養，健康情況比較好，你再不好好將息，愛護你自己，說不定你比我先走，還要我為你辦喪事！」（註八）

張群並贈送一幅親筆楷書的座右銘：

「髯張畫筆信無前，脫腕丹青萬戶傳，寰宇同知一老在，藝文命脈此身肩。年來時得影形俱，萬里東歸德未孤；好節塵勞慎飲食，願君善保千金軀！」

唯恐各界不察，有意無意間增加大千負擔，遂於後記中，勸請親朋和藝文界人士，共同配合：

「……凡在友好，均宜節省此老之精力，為國家珍惜一代之大師，而大千弟亦應勉節樽俎過從之煩，重一身之頤養，即所以延藝文之命脈。願以至交之情誼，進此藥石之諍言，遠慮深衷，當承採納也。七十年十月，愚兄張群。」（全註八）（圖一）據說把這幅座右銘掛在牆上之後，九十三歲和八十三歲兩位老兄弟，激動得相對流淚，陪侍的家人也滿臉黯然。



圖一 張群楷書贈大千的座右銘

「川康渝美術研究會」，成立於七十年的元月，大千不但樂見其成，並答應舉辦展覽時參加展出，和贈作品贊助其活動經費。是夏，川籍畫家席德進因胰臟癌住院，聞知席氏喜歡大千作品而未得收藏，大千即本同鄉之誼，畫荷為贈，又以二十萬元贈德進為醫藥費。德進也以最得意作品回贈。席德進於這年八月以六十盛年回歸道山。

大千另一樁關懷鄉土活動是，夏天四川大水，百年未見的洪水，淹沒了內江市和重慶沿江房舍多處，成都市區也有不少街道淹水。大千立刻托人轉信讓心智回報家鄉災情，又掛越洋電話向仍滯留環碧庵的心瑞問水災的消息。台北川康渝美術研究會展開搶救水災的作品義賣，大千以數幅作品參展，得款由有關方面轉交四川。

炎熱的夏天，忙碌異常的大千，雖然家人、護士再三叮嚀要多休養、多保重，依然出席了史博館舉辦〈寶島長春〉長卷的集體創作。黃君璧、張毅年、胡克敏等名家共同繪製，直到七十年春天全部完成，由大千題跋其上。（註九）

農曆七月二十三日，大千重題民國二十二年所作〈仿白陽四季花卉〉長卷。面對三十五歲壯年筆墨，想到知音好友謝玉岑，大千不由得一陣感傷。重題中，歷數明代花卉承傳關係，對睽違三十餘年的花卉高手謝稚

柳的思念，也藉謝玉岑的話為自己的花卉造詣定位：

「……予畫從白陽、青藤入手，晚明惟陳汝循為白陽正脈，見輒臨之。先友毘陵謝玉岑與有同嗜，每見所臨，輒為嘆贊，以為三百年來能得陳徐三公之髓者，獨予大千也。玉岑往矣，展視此卷，輒為腹痛……」

（註十）（圖二）

農曆中秋前所畫〈靈巖山色〉，是他畫〈廬山圖〉同時的另



一力作。

高八九公分、寬兩公尺六六公分的橫幅，寫蘇州木瀆西北，靈巖山的春秋古蹟。右側是風帆點點的木瀆，靈巖山和吳王夫差離宮——越東溪畔的「館娃宮」，佔了畫幅的大半。採用潑墨和青綠潑彩的技法，在古松翠柏環繞中的離宮，充滿神秘的色彩，大千題：

「館娃宮對越來溪，勾踐君臣計自奇，欲問治吳誰第一？論功吾欲與西施。」

七十年歲在辛酉中秋前，盡十日之力寫此靈巖山色圖，兼用唐賢王洽、楊昇兩家筆法，不敢忘本，妄言創作也。八十三叟爰。」（圖三）

九月二十二日，郎靜山在史博館舉行九十攝影回顧展，大千冒雨前往參觀。許多早期所攝四川和上海的風光，增添了他的感慨，兩老話舊多時，大千直到中午才打道返回精舍。

臘月，梅花盛放，像夏秋滿園荷香一樣，是大千心曠神怡的時刻，胡崇賢帶著攝影器材在園中獵取鏡頭，大千穿著紅色長袍，白髯、長杖，恍如神仙一般坐在梅丘前，身畔的梅花，在艷陽下招展，彷彿和愛梅成痴的老人喁喁閒話。（圖四）

回憶幾天前，大千宴請演藝界人士：楊蓮英、張安平、胡陸蕙、李憶平：賞梅、飲宴後，並著戲裝在園中攝影，真像回到古昔的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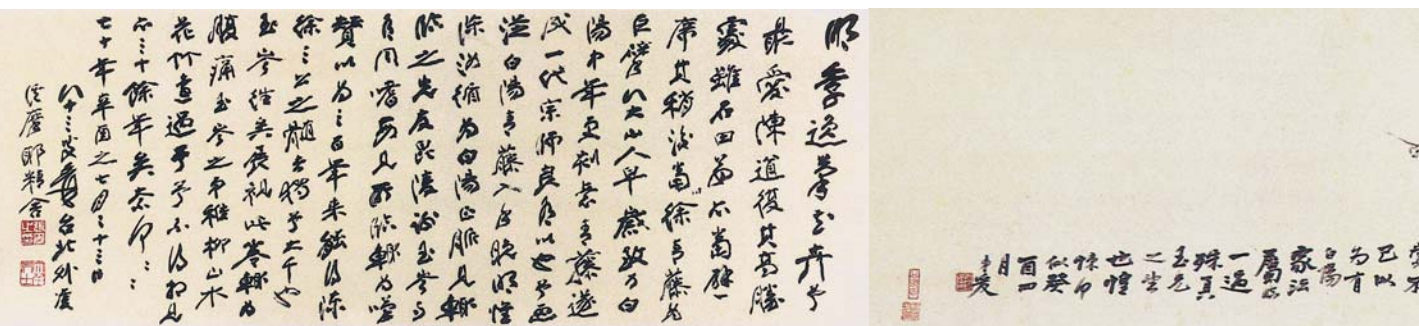
△ △ △ △ △ △

蔣中正總統逝世後，秦孝儀由中央黨部副祕書長轉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笑稱是「大千關門的朋友」。

這年冬天，秦孝儀特別邀請大千到陽明山看梅賞鶴。大千賦〈秦孝公邀陽明山看梅戲效楊誠齋（萬里，南宋詩人）體小詩〉：

「故人書來日之昨，邀我看梅更觀鶴，攀枝數蕊可勝情，嘹唳一聲孤月明。拈毫欲寫逋仙瘦，畫未成

圖二 張大千重題民國二十二年作〈仿白陽四季花卉〉卷（局部）





時詩已就，縱橫秃筆笑橫斜，鐵骨棱棱識國花。「(註十二)」



圖四 大千在梅丘前與梅花合照。



圖三 張大千所作蘇州靈巖山館娃宮。

上一年，大千曾以〈梅鶴圖〉贈孝儀，今年以他只募集卻從不送人的兩盆古梅為贈，孝儀喜而賦詩：

「……千百年間一知己，孤山此外誰能及。直說孱魂尚戀花，梅乎梅乎足感泣。豐饒此翁忠日益，黃金散盡無所惜，去年貽我〈梅鶴圖〉，止有梅花不容乞，居然忽惠雙冰魂，冰魂國魂等一律，

一樹梅花一髻翁，謝翁貽我春消息。」（註十一）

同年，大千又以兩株紫薇相贈，紫薇可高至十來公尺，春天開花，花期長遠，俗有「百日紅」之稱。孝儀賦：

「……髻初陋一世，青眼唯我加，悵望樂遊原，才拙瑜能瑕，得此亦自意，庶幾智慧芽，來年紫薇發，願停長者車。」——謝張大千先生見貽紫薇二本（註十二）

秦孝儀在〈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序中，暢敘大千家世及詩、書、畫三絕造詣後，也談到兩人的交往：

「僕與先生論交忘年，情殷意洽，泊先生卜居摩耶精舍，衡宇相望，往還斯頻；每念雙鸞瀉玉，遠岫出雲，風定塵香，窗明几淨，相與從容燕語，蔡邕竊篆，曹霸丹青，淳泓演迤，娓娓不倦；其丰神疏朗，意態閒雅，如對魏晉間人。」

其後，民國七十二年大千逝世前後，孝儀接掌國立故宮博物院。依大千遺願和政府的付託，接管大千最後的園林——摩耶精舍，改為「張大千紀念館」，供世人憑弔大師的遺風。

當大千摯友張群被公推為大千治喪委員會主委的同時，孝儀被推為任務繁重的委員會總幹事。當年七月，即由故宮博物院彙集各種有紀念性的圖版、資料及紀念文字，出版為史料豐富的《張大千先生紀念冊》和《大

風堂遺贈名蹟特展圖錄》。二年後，出版《張大千先生遺著漠高窟記》。逝世四周年，出版《張大千先生手寫詩冊》，五周年，有《張大千先生紀念展圖錄》面世。民國八十二年大千逝世十周年的六月下旬，舉辦「張大千溥心畬詩畫學術討論會」，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研討二位大師的生平和藝術。同時舉辦「南張北溥畫展」，并出版兩巨冊的《張大千先生詩文集》。民國八十七年秋付梓的《大風堂遺贈印輯》。為張大千治印者，遍及當代名家，此印輯無異是一本中國現代印譜。

其他如印製張群寄存的大千名作〈長江萬里圖〉，和前曾提及的《張大千先生遺作敦煌壁畫摹本》等。

其中《漠高窟記》，原名《敦煌石室記》，脫稿於民國三十二年春。一度隨大千在漠高窟研究的謝稚柳，曾「先睹為快」地看過大千書稿。張著因大陸局勢變遷、復因浪跡天涯，沉埋四十二年後始行面世。其間稚柳兩度出版類似的窟記；張、謝雖為終身好友，但孝儀仍不免在序中為大千鳴不平：

「謝於三十八年夏出版記錄洞窟內容之作。即名為《敦煌石室記》，蓋綴輯張書而成；其內容雖較張記簡略，但兼錄西千佛洞與榆林窟洞號。而張記反遲未問世，故四十年來，世人但知有謝書，而不知有張記。謝書刊行未久，大陸沉淪，謝氏復有《敦煌藝術敘錄》之作，不僅窟號悉用張編，其供養者題識及部份畫論；亦多沿襲張說。」

△ △ △ △ △ △

辛酉臘月，精舍園中梅花和海棠同開，家人奔走相告，友人齊聚欣賞，對大千而言，不僅驚奇，也覺得是完美無缺的徵兆，在〈精舍梅花海棠并開〉絕句中寫：

「小園忽報有奇事，臘尚餘寒百卉開，從此天人無缺陷，梅花聘得海棠來。」（註十四）

老病以及趕繪〈廬山圖〉，使民國七十一年大千一般繪畫創作遽減。陽曆新年曾因心臟病復發住院。農曆十二月下旬在國父紀念館盛大舉辦「張善子百年誕辰紀念展」，揭幕典禮他都無法參加。農曆春節，他從醫院暫時返精舍過年，適逢梅花海棠并開，心中欣悅。但直到元宵節前才算康復。

辛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陽曆一月十六日），善子百年誕辰展揭幕，展出台、港兩地親友所收集的作品七十六件，其中〈正氣歌先賢圖像〉為十四幅一組；白描正氣歌中人物，合計起來共有八十九幅之多。

年逾九十的何應欽將軍，在演講中讚稱：

「善子先生於清末參加革命，民初又參加反袁，因此兩次被抄家；其後以兵學專長，擔任了四川第一師第二旅少將旅長，後來又充縣長，驍勇善戰而不改書生本色。因此我們知道，善子自號『虎痴』，實具有雙重含意；不過他的武功和文治，

都為他的藝事所掩，雖然使世人不易窺見先生事業的全貌，但卻使善子先生成為中國畫壇上的一代宗師。」

反覆論述善子所畫文天祥正氣歌，和象徵堅定團結的怒吼之獅，對振奮軍民抗日戰爭的貢獻，並把話題轉到善子先生和大千昆仲聯輝的藝壇佳話。他把展品中的某些兄弟合作，比作西洋法蘭德斯的凡艾克兄弟。在〈羊祭圖〉中，兩位集古代繪畫之大成的兄弟，為兄的開筆，弟弟完成了天國裡春之野的不朽名作；應欽說：

「與善子先生、大千先生合作繪畫時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艾克兄弟對宗教的熱愛和善子先生昆仲對國家的熱愛更能後先輝映……」（註十五）

展出的全部作品，近代中國出版社於二月十六日影印成集。集中由秦孝儀以獨創一格的「秦篆」題端，張群楷書題詞，江兆申以畫格紙、精楷寫善子小傳。至於大千，直到元宵節後二日，才遺憾地表示：「爰適衰病不能興，未克身與其事」，為畫集寫了一篇短跋（全註十五），刊於集末。

善子紀念畫展於二月中旬閉幕，為了表示感謝，大千以購自日本的二十四盆紅梅，分贈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

二月，大千得知好友張伯駒在北京住院，立即轉信命將由蘭州赴美探親的孫兒曉鷹轉道北京探視，為此伯

駒詩贈大千：

「別後瞬過四十年，滄波急注換桑田，畫圖常看江山好，風物空見幾月圓。一病方知思萬事，餘情未可了前緣，還期早醒閱牆夢，莫負人生大自
然。」（註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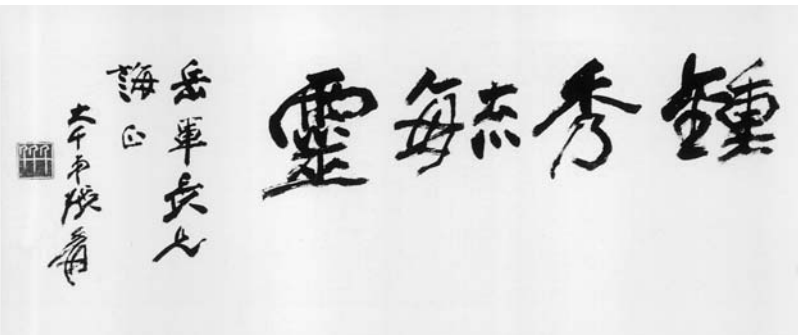
猶記民國六十七年，伯駒即在信中表示思念之情，盼大千攜眷到北京一行，以慰渴思。大千回信，由於健康關係不克遠行。他的折衷辦法，是如果伯駒願意，他可托朋友致贈往返機票兩張，請伯駒伉儷到港與他相會，更期望夫人潘素多帶作品在香港展出（註十七），結果並未如願。

這無法達成的願望，可說是時代的悲劇。伯駒對藝術理論家包立民，有過一番坦率的剖析：

「我請大千來京探親訪友，當然有葉落歸根，勸他歸去來兮之意，大千心裡當然明白。但身不由己，台灣當局定不會放他出來。大千勸我到香港會面，當年『四人幫』雖已粉碎，我在政治上雖已平反，但對外開放政策尚未實施；何況政策多變，餘悸未消，更何況我也有點怕，怕到了香港，回不了老家。」（註十八）

七十一年二月，大千遣曉鷹到醫院探視伯駒後，二月二十六日，伯駒就回歸道山，前述「別後瞬過四十年」詩，已是他的絕筆。

大千秘書馮幼衡表示：



客，往往挑動他感
意，近年大陸來
不知有意或無

「在感情方
面，尤其是
鄉土故國之
思，正是大
千先生最脆
弱的一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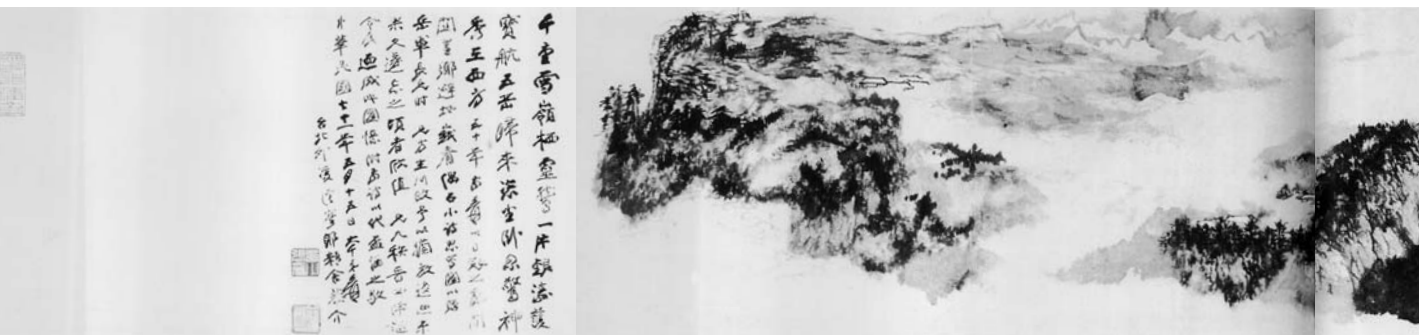


圖六 蔣經國總統為大千頒授中正勳章。

情中最脆弱的地方。
三月初，有位美國人曾由長江三峽入川，訪臺時帶
給大千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大千捧起泥土，熱淚奪眶
而出，恭恭敬敬地把故鄉土供在祖先靈位前面。並贈畫
給這位美國人。他以後來過精舍數次，均獲大千贈畫
(註十九)。
四月下旬黃天才、李海天由日本來台，訪摩耶精
舍。在大千夫婦和護士陪同下進入大畫室。見鬱綠色基
調已經布滿畫面，山巒雲霧，也有了大體眉目，黃天才



圖五 摩納哥國王偕王妃參觀創作中的〈廬山圖〉。



圖七 大千作〈鍾秀毓靈〉圖，題五十年前所賦詩為張群九四誕辰祝賀。

形容他初見〈廬山圖〉的驚奇感：

「我曾參觀過無數次的中外畫家展覽，更曾觀賞過大千數百幅的大小畫作，但從來沒有像初見〈廬山圖〉這樣被畫面完全震懾住的。」（註二十）

聽到雯波說：「畫的上頭部份，都是家人把他拾到畫桌上上去趴著畫的。」二人才真正體會到八四老人的毅力和辛苦。

四月二十二日，摩納哥國王雷

尼爾三世及王妃葛利絲凱莉，在外交部安排和媒體記者簇擁下，造訪摩耶精舍，參觀繪畫中的〈廬山圖〉（圖五），在大千陪同下，欣賞我國的造園藝術。此外，大千當眾揮毫，貽贈國賓。不幸的是，在此稍前曾邀請王妃在高雄為其新船「憲章輪」舉行下水典禮的友人董浩雲，卻於四月十五日病逝於香港，享年七十一歲。

四月二十四日，農曆四月初一，大千八四初度，前一天，台視特別演戲為他暖壽。生日這天，蔣經國總統為他深入鑽研敦煌藝術及繪畫的高深造詣，蔚為國光，頒授中正勳章。（圖六）

接著，史博館出版了《張大千書畫集》第三集，並邀請他和黃君璧合作〈慈湖長春圖〉以紀念先總統蔣中正先生。

五月十五日，張群九四誕辰，大千作〈鍾秀毓靈圖〉為賀。

這是一件高三十公分、寬兩百七十一公分的長卷，大千自書引首，畫後書款。

畫中峨嵋山景，採取早年類似石濤的筆法，未施潑墨潑彩的技法；款中題詩，也是五十年前所賦：

「千里雪嶺棲靈鷲，一片銀濤護寶航，五岳歸來恣坐臥，忽驚神秀在西方。」

後識中，大千自言，抗戰期間，避地峨嵋山中，作七絕，也構思此圖，想畫贈好友張群；但那時張群

任四川省主席，大千爲了避嫌，遲未動筆，漸漸也就忘了此事，一直等到張群九四誕辰，才寫以祝壽。（註二二）（圖七）

提到五十年前想畫而未畫的畫，張群聯想到一年前大千應許他的一付對聯：

「金石其心，芝蘭其室；
仁義為友，道德為師。」

據記者黃肇珩說，這一年九月，大千以乾隆舊紙，實踐了對至交的諾言。

張群對大千的體康，無時不在掛念，除七十年十月，爲他書寫座右銘及當面勸諫外，自己生日前後，又掛電話或面囑大千的一干好友，避免請他吃飯應酬，少往精舍拜會，讓他多畫些好畫，安安靜靜完成難得一見的〈廬山圖〉。

閏四月一日，大千在寄給北京弟子王學敏畫的題識中顯示他又添了新病——手臂風溼，捉筆爲苦。勉強作畫，也是眼昏手掣。此際心慶、心素都在美國探親，所以他畫給王學敏的〈春柳仕女圖〉，題王學敏呈閱的〈水仙圖〉，都由將返大陸的心素轉致。

猶記民國六十八年閏六月一日，颱風過境不入，關心外雙溪漲水的大千，除了慶幸逃過一劫，並作〈青山湧翠〉贈友人：

「六十八年己未閏六月朔，賀璞颯風掠境過，群眾

稱慶，比於黃巾不入鄭公鄉也。：：」

另作〈海棠〉圖：

「六十八年閏六月，颯風掠境而去，小園花木無恙，坐而弄筆為快，以此付與綿綿孫女。八十一叟爰。」（註三）

但，七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的颯風過境，就沒那麼幸運了。據樂恕人說，那晚大千正在宴請爲他治病的榮總醫師，大水突發，醫師急忙散去，慌亂的家人催大千趕緊上二樓避水。侵入精舍的洪水，幸未淹上桌面，〈廬山圖〉無損，地氈、一些地上物品和部分花木，則劫數難逃。加以從心慶越洋電話得知元配淒涼的晚景，文革期間心健臥軌自殺的噩耗，心情鬱悶，精神恍惚，不久心臟病復發，又住進了榮民總醫院。

從他病癒〈試筆〉題款，可看出他離開病榻，重拾畫筆的快慰：

「和靖孤山，放翁一樹。壬戌六月，臥病榮總，七月中泔朔（按，七月十一日）出院，弄筆為快，爰翁寶刀未老也。」（註四）

△ △ △ △ △ △

十月，蔣經國的三公子孝勇首次進入改建後的大畫室，當他知道大千須抬到桌上才畫得到〈廬山圖〉的頂端時，立刻提出構想：



圖八 大千祝四兄文修九七降誕的〈壽者相〉（時文修已逝世多年）。

在桌子下邊，安裝一個和桌子等長的卷筒，要畫上端時，只須把畫絹捲到近邊，站著畫、坐著畫，無所不可，根本不必爬上桌子。

第二天，孝勇就帶來工匠、量尺寸，作捲筒，大千頗為興奮，家人、護士和友人，都鬆了口氣。

不過，此際繪製〈廬山圖〉工作已近尾聲，聽大千勸告，自日本回台任教的樂恕人陪大千「擺龍門陣」時，大千拈筆寫出擬定的〈廬山圖〉題詩：

「題廬山障子，予固未嘗游茲山也。

不師董巨不荆關，潑墨翻盆自笑頑。

欲起坡翁橫側看，信知胸次有廬山。」（註二五）

修哥九旬晉七降誕... 大千祝壽

凡無善壽即壽者相非相實相者乃去堂天當於實... 非無此局... 蜀郡清信弟舍敬造... 七十一歲... 九月朔五日

進入生命末季的大千，最怕聽到老友凋零的訊息，但種種噩耗，卻紛紛湧至。董浩雲。逝於七十一年四月，得年巧為七十一歲。大陸友人書畫家吳玉如，卒於八月，葉恭綽侄兒葉公超，也卒於是年。也有他全然不知的，像生下眾多子女的離異妻子黃凝素於民國七十年病逝於重慶，晚景頗為淒涼。如前述，麗誠、文修遠離塵寰，他始終蒙在鼓裡。七十一年九月五日文修九秩誕辰，他仍作〈壽者相〉寄贈；以墨寫壽者頭像和蒲團，以硃筆畫趺坐之姿，用筆簡潔，線條勁挺，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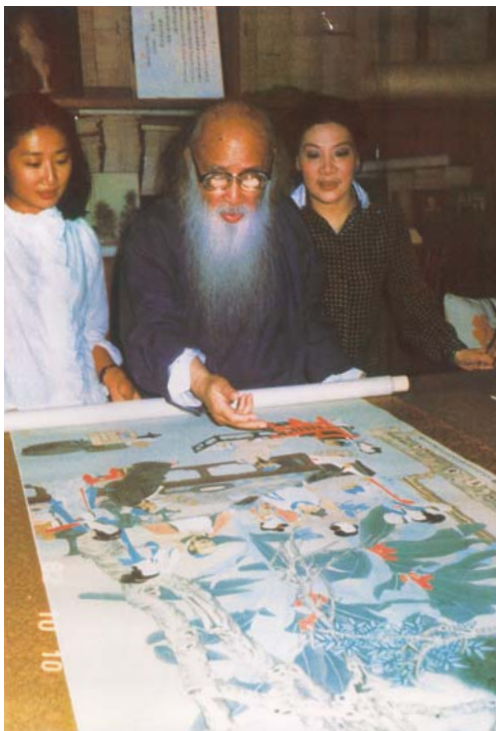
「見無量壽，即壽者相，相非相，實相壽。凡無量，天墜地覆，安居真常，不生不滅，非異非妄。」

蜀郡清信弟子張大千爰摩耶精舍敬造。七十一年之九月朔五日。」

右下側另起一行：

「修哥九旬晉七降誕嘉辰之前三月寫祝，八弟爰頓首百拜。」（圖八）不過，文修逝世已經十年，只是仍活在大千的心中。

大千鑑定書畫，對於偽造他的作品，一向不願揭露，說得十分含蓄。但對於這年十一月蘇富比拍賣會目錄上，印有偽造他的〈文會圖〉，卻大為光火。此圖是抗戰後期他追求雲波時，藉躲空襲警報為名，在雲波姑母家「慢工出細活」的未完成作品，贈雲波當紀念品收藏，不意也有人敢偽造。他仍記得畫後曾為某弟子借去



圖九 大千為妻、女講解〈文會圖〉原作的特徵。

臨摹一過，莫非……

他請雯波取出藏圖，與目錄所印加以比較，分析自己所作〈文會圖〉的諸多特徵（圖九）。他也讓記者比對偽作的破綻，只是他不願透露作偽者的姓氏。此事也讓享譽國際的拍賣公司，大為狼狽，緊急收回拍賣圖錄，並向大千及顧客公開致歉（註五）。

文註

- 一：謝著《張大千傳》，頁四〇二一。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二一。
- 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四一。
- 四：《張大千生平和藝術》，頁一九六，〈在爸爸身邊——記台北摩耶精舍 三

事》，張嘉德撰。

- 五：謝著《張大千傳》，頁四三五。
- 六：《五百年來一大千》，頁四九。
- 七：《張大千全傳》，頁六三三。
- 八：謝著《張大千傳》，頁四三六。
- 九：題跋見《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二九。
- 十：《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二一。
- 十一：《張大千詩詞集》，頁七六四。
- 十二：《玉丁學館詩存》，頁十五。
- 十三：《玉丁學館詩存》，頁十七。
- 十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二四〇。
- 十五：《張善子百年誕辰紀念畫集》冊首，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 十六：《張大千全傳》，頁五九九。
- 十七：《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十一。
- 十八：《張大千藝術圈》，頁一八八，〈張大千與張伯駒〉。
- 十九：《形象之外》，頁一三一，馮幼衡著。
- 二十：《五百年來一大千》，頁六九。
- 二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頁二四一。
- 二二：《青山湧翠》、《海棠》二書題跋見《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八三、四。
- 二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四。
- 二四：《張大千傳奇》，頁八六。
- 二五：《五百年來一大千》，頁七二。

圖註

- 圖一：《張大千書畫集》集四，頁一。
- 圖二：《張大千書畫集》集六，頁三〇、三一。
- 圖三：《張大千書畫集》集四，圖一八。
- 圖四：《張大千書畫集》集四，頁三。
- 圖五：毛懷瑾攝影、提供。
- 圖六：《張大千先生紀念冊》冊首。
- 圖七：《張大千書畫集》集四，圖三六。
- 圖八：《張大千名跡》，頁十一。
- 圖九：《張大千先生紀念冊》冊首。